

《孫子兵法》白話翻譯

〈計〉

孫子曰：

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故經之以五，校之以計，以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2]：令民與上同意者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弗詭也[3]。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高下、廣狹、遠近、險易[4]、死生也[5]。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6]。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故校之以計，以索其情。曰：主孰賢[7]？將孰能？天地孰得？法令執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8]，乃為之勢，以佐其外[9]；勢者，因利而制權也[10]。

兵者，詭道也[11]。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故利而誘之[12]，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13]；攻其無備，出其不意[14]。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15]；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敗，況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16]。

〔翻譯〕

孫子說：

戰爭，是國家的重大事情啊！它關係著人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研究清楚的啊！所以用五件事來做為平常行政的綱領，用這五件事的狀態來做為敵我雙方比較實力的方向，以探索出彼此力量的真實情況。一叫做「道」，二叫做「天」，三叫做「地」，四叫做「將」，五叫做「法」。「道」是指：令人民與在上位者有共同的意志，如此才可與人民出生入死，而人民也不會背叛啊！「天」是指：天氣的陰陽、天候的寒暑，它們的變化轉換是由時間來控制的。「地」是指：地形的高與低、寬廣與狹窄、遠與近、險阨與平坦、危險與安全，這五種相對的性質。「將」是指：將帥需具備「智、信、仁、勇、嚴」五種德性。「法」是指：軍隊的編制制度（組織）、官吏的指揮方式（管理）、君主的運用調度（決策），這三件事情的方法。凡是這五件事，將帥沒有沒聽說過的；知道其中道理的就能取勝，不知道其中道理的就不能取勝。

因此用幾個事項來做為敵我雙方比較實力的方向，以探索出彼此力量的真實情況。這幾個事項是：是誰的君主比較賢明？是誰的將帥較有能力？是誰得到了天時

與地利？是誰的法令得到了遵行？是誰的軍隊比較強大？是誰的士卒訓練的比較充足？是誰的賞罰比較公平？我憑藉著這些對比資料，就能夠知道誰將取勝、誰將失敗了啊！將帥如果聽從我的計算，任命他去指揮作戰一定能取勝，那麼就留住他；將帥如果不聽從我的計算，任命他去指揮作戰一定會失敗，那麼就開除他。計算的結果是有利的而且也被將帥所聽從了，那麼君主就可以為他造勢，樹立他的威嚴，使帶兵在外作戰的他能夠獲得幫助。要為將帥樹立多大的威勢，這是憑藉著這場戰爭會帶來多大的利益而決定的啊！

軍事行動，是一種違反常規的行動啊！因此有能力反而顯示出沒有能力的樣子，運用了反而顯示出沒有運用的樣子；接近敵人卻反而顯示出遠離的樣子，遠離敵人卻反而顯示出接近的樣子。我軍故意遺棄一些利益以用來引誘敵人，我軍故意擾亂自己的陣形以引誘敵人來攻，我軍實力充足卻故意防備敵人，我軍力量強盛卻故意躲避敵人，我軍懷有怒氣卻故意採取觀望敵人的策略；（當敵人上當而掉以輕心之後）在他沒有防備的時候攻擊他，在他意料之外做出行動。這些都是兵家用以取勝的方法，不可以預先透露出去的啊！

在尚未作戰前，我方在廟堂中對敵我雙方的實力進行比較，其計算的結果是勝過敵方的，我方得到的籌碼就多；其計算的結果是沒有勝過敵方的，我方得到的籌碼就少。籌碼多的取勝的機率大，籌碼少的失敗的機率大，何況是沒有任何籌碼的呢！我用這個方法來觀察戰爭，勝敗就已經顯現出來了啊！

〔註釋〕

[1] 不可不察也：察，〈說文解字·察〉：「覆審也。」，意指反覆的審查、觀察、考察，其目的在於藉由反覆的觀察與思考而弄「明白」某些事，因此「察」可引伸為弄明白某事，或使自己對某事有清楚的認知。

[2] 道者：道，古人常以有道無道來形容一個君主的行為表現。道，本指道路，通常有直、大、正的意象，引申有行事正當、合於規矩之意。如〈管子·君臣上〉：「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二十八〉：「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因此此處對於「道」的定義有「令民與上同意者也」其中的「上」就是指在上位者，也就是一國之君。

[3] 民弗詭也：詭，違反、違背。民弗詭也，意指人民不會背叛啊！

[4] 險易：險，險阨的地形。易，平坦寬廣的地形。

[5] 死生：死，意指這樣的地形有讓人死亡的可能與危險；生，與死相反，指這樣的地形讓人有生存的可能。因此「死、生」可以翻譯為「危險與安全」，可以說用「死、生」來形容地形所可產生的作用既有力、也較醒目，今日為了更便於直觀的理解，因此將這兩個地形範疇翻譯為「危險與安全」，事實上，「死、生」在十三篇中常被用來形容地形所產生的作用。

[6] 曲制、官道、主用也：曲，部曲，軍隊編制單位。制，制度、編制。官，官吏。道，通導；導向、疏導，引伸有指揮管理之意。主，君主。用，使用、運用、用度，引伸之代指所用之物資，〈作戰〉篇亦有「國用、取用於國、公家之用」等說法。曲制，部隊的編制，屬於組織範疇。官道，官吏的指揮，屬於管理範疇。主用，君主的運用，屬於決策範疇。

[7] 主孰賢：孰，誰、哪一個的意思。全句意指誰的君主比較賢能？

[8] 計利以聽：以，在十三篇中有用、憑藉、且的用法；〈九地〉有：「敵眾以整，將來，待之若何？」其中「敵眾以整」與此句式相合，「計、敵」都為名詞，是產生「□且□」結果的對象。「利以聽」、「眾以整」就是「利且聽」、「眾且整」的意思。計，當名詞用便是指計算所得的結果。利，則是用來形容這結果是對我方有利的，跟「眾、整」是用來形容敵方的狀態一樣。聽，與計算的結果湊在一起，自然表示這樣的結果是被聽取的。

[9] 以佐其外：佐，輔佐、輔助之意。外，古代常用來代指「國外」，與常用來代指「國內」的「內」是反義詞。

[10] 因利而制權也：因，憑藉的意思。利，利益，是經由計算而得來的判斷。制，制定。權，本為稱輕重之工具，此處便代指為輕重。

[11] 詭道也：詭，違背、違反。道，規律、常規。詭道也，違反常規啊！

[12] 利而誘之：利，指我方的狀態相較之下是比敵人有利的。而，則的意思，今本十三篇中多通用。若我方狀態或者所處形勢比敵人有利，照理、按常規，已可直接攻擊敵方，現在卻採取引誘、利誘敵人的策略，反倒讓敵人以為我方的實力並沒有這麼強大了。以下「亂、實、強、怒」也都是指我方狀態，「而」字所接的動詞則都是一些違反常規的舉措，其目的都在於誤導敵人，以讓我方得以「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13] 怒而撓之：怒，憤怒，指我方處於憤怒的狀態下。撓，原指彎曲的木頭，引伸代指彎曲。〈史記·韓長孺列傳〉：「廷尉當恢逗撓，當斬。」〈集解〉注引〈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注云：「撓，屈服也，女孝反。一云撓，顧望也。」。因此，撓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屈服懦弱的狀態，一種是指顧望的動作，後者是軍法用語。兩種由撓所引伸出來的解釋都與此文所要表達的意思吻合。因我方憤怒照理應該與敵人交戰，但卻因我方要「詭道」（違反常規），因此反而呈現顧望、觀望，或者呈現出屈服懦弱的樣子，讓敵人以為我方實力有所不足，因而使敵人受我方誤導而產生諸如輕敵、冒進、中我方埋伏、受我方奇襲等效果。

[14] 出其不意：出，超出。意，料想、意識到的結果。全句意指我方所採取的行動得以超出敵人所能料想到、意識到的範圍，敵人既然無法料想、意識到，自然也不會有相關的應變措施出現。沒有相關的應變措施，自然要措手不及了。

[15] 得算多也：算，指算籌，計算的工具。此處喻指勝算、籌碼。全句意指我方得到了比較多的籌碼。

[16] 勝負見矣：勝，勝利；負，失敗。負、背、敗，古代都從「貝」得聲，音近易誤；北又與背從「北」得聲，又音近易誤；因此這四個字古代常被用來表示「失敗」的意思。像這種音近易誤的例子在古漢語中有很多，學者們一般以為這是一種「音近相通」的現象，但其實這只是古人誤用進而混用的現象罷了。誤用多了、混用多了，不代表他的源頭便是通用了。見，現、出現、呈現的意思；見、現，古今字。前文孫子有「吾以此知勝負矣」是直接「知道」雙方勝負的結果了；而這裡用「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表達，是一種觀察，觀察必須有對象，觀察也可得出一種結果，於是有「勝敗便呈現出來的說法」，意指勝敗自己從計算的結果中呈現出來了，用以表示其客觀性。

全文完

〈謀攻〉

孫子曰：

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160]為上，破旅次之。全卒[161]為上，破卒次之。全伍[162]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修櫓[163]、轆轤[164]，具器械，三月而止也；距、闔[165]，又三月然後已。將不勝心之忿，而蟻附之[166]；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167]，破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168]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169]，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170]。輔周則國強[171]，輔隙則國弱。故君之所以患軍者三[172]：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173]。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任，而同三軍之權，則軍士疑矣。軍士既惑既疑[174]，則諸侯之難至矣[175]！是謂亂軍引勝[176]。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勝。知眾寡之用，勝。上下同欲，勝。以虞待不虞[177]，勝。將能而君不御，勝。凡此五者，勝之道也。故兵知彼知己，百戰不殆[178]；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註釋〕

[160] 旅：軍隊編制單位。根據〈周禮·夏官司馬〉記載，則五百人為一旅。

[161] 卒：軍隊編制單位。根據〈周禮·夏官司馬〉記載，則一百人為一卒。

[162] 伍：軍隊編制單位。根據〈周禮·夏官司馬〉記載，則五人為一伍。

[163] 修櫓：「修」與「長」互通，係古代避諱時的通用字。櫓，長盾牌，大盾。櫓的功用在於遮擋敵軍從城牆上拋射的箭雨或擲下的武器、火、石頭等，以掩護前進或攻擊城門的士兵。

[164] 轆轤：攻城用的兵車，使用時必須以人力推動；車頂上有遮蔽設施，用以遮擋敵軍從城牆上擲下的武器、火、石頭、箭矢。

[165] 距、闔：「距」，原指公雞腳爪後面像腳趾的突出部分，在此為一種攻城器具的名稱，其形制雖不詳，但由其名稱的原意，多少可以提供想像。〈韓非子·八說〉：「干城距沖，不若堙穴伏橐。」韓非把「距、沖（衝）」合在一起講，而衝則是一種撞擊城門、城牆的大型器具，使用方式是由士卒抬起往目標物撞擊而去；因此距也當是一種相近的東西，有著與衝相近的功用，並且也是東周時期一種常用的攻城器具。「闔」，係藉由堆高、修築大土堆，讓它與城牆高度相當或更上，可藉此從土堆上直接放下便橋通向敵方城牆，進行攻擊，也可在其上使用遠射武器攻

擊敵方城牆防禦人員或城內人員，並掩護我軍在敵城下的進攻，是一個耗時耗力但威力也頗大的攻城設施。〈尉繚子·兵教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狹而人眾者，則築大堙以臨之。」其中「堙」與「閫」通，由文意可知修築大土堆是東周時期一種頗為常用的攻城方式。

[166] 蟻附之：用像螞蟻一樣的方式攀附城牆以進行攻城的方法，是東周時期頗為普遍的一種攻城方式，也是損傷性很大的一種攻城方式；是可以馬上進行，而不用修建器具並因此耗費大量時間的一種陽春型攻擊方式。因此這裡用「蟻附之」來體現將帥因為憤怒而不顧大局，下令迅速進攻敵城的面貌。

[167]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拔，拔取。把城牆拔起來，就好像把樹木拔起來一樣，連其根本都一起得到了，所以用拔這個字，有非常形象與貼切的效果。

[168] 兵不鈍：兵，兵器、武器。鈍，不利；是「銳」的反義詞。兵不鈍，指兵器不被磨鈍，猶如說兵器不遭到損傷。

[169] 敵則能戰之：敵，指兩軍實力相敵、相當，古代「戰」指「野戰」，「攻」指「攻城」，因此「能戰之」表示能在與敵人進行野戰時取勝他或者敵擋住敵方的攻勢之意。

[170] 國之輔也：輔，輔佐、輔助。全句意指，將軍是國家的輔助者啊。

[171] 輔周則國強：周，密、周到、完備。將帥是以軍事上的實力來保衛國家安全的，平時負責訓練軍隊，戰時則帶兵作戰，被視為是對國家的一種輔助力量。一個國家是否強大，主要看的就是軍事與經濟力量，兩者相輔相成，沒有軍事力量的保衛，經濟也不安定；沒有經濟的支持，軍事力量也無法持續與壯大。又因為戰爭牽涉到國家存亡，因此孫子在此再一次強調將軍的重要性。

[172] 君之所以患軍者三：患，在這裡當動詞用，表示給某對象造成憂患、危害到了某對象的意思。全句意指，君主之所以對軍隊造成憂患、產生危害，主要在於三個方面。

[173] 縻軍：縻，羈絆、綁住、繫縛，即牽制住某東西不使他脫離的意思。這裡用來形容君主干預軍隊的進退行動已經起到了類似把軍隊綁縛起來的作用了。其危害自然是很大的，因此後文又有「亂軍引勝」的進一步說法。

[174] 軍士既惑既疑：軍士，軍隊裡的士人，當時的士人主要由貴族組成，負責操作戰車作戰，屬於車士，可以管理附屬於自己戰車的步兵；步兵主要是由庶人、平民所組成，稱為卒。因此軍士的心理狀態也會對軍隊的秩序、運作等產生很大的影響。惑，困惑。疑，懷疑、疑慮。

[175] 諸侯之難至矣：諸侯之難，意指這個災難是由諸侯所帶來的，是諸侯以軍事行動對我國所造成的災難。〈管子·事語〉：「（管仲對齊桓公說：）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城裡沒有糧食將招致敵人包圍，城牆脆弱將招致敵人用衝器攻城。）」〈韓非子·說林上〉：「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飢荒招來戰爭，君主殘暴招來戰爭，人民疲勞招來戰爭，國家動亂招來戰爭。）」；〈逸周書·武稱〉：「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討伐動亂的國家，討伐殘暴的君主，討伐遭受瘟疫的國家，這是武力順應天道的表現啊！）」；《尸子》：「卑牆來盜。榮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都有類似的說法。

[176] 亂軍引勝：亂軍，造成軍隊混亂，〈左傳·文公七年〉：「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此文所指雖與本文的「亂軍」有所不同，然而他用「亂」字來形容此事係由「內」而發則是相同之理。「亂軍引勝」係指不懂軍事的君主干預軍事將造成自己軍隊的混亂，同時引來諸侯的攻擊；而諸侯的攻擊行動又因為其對象是已經自我混亂的軍隊，因此諸侯取勝的機會是很大的，所以說「引勝」，好像是說吸引敵人前來取勝、或引來勝利之師的意思。

[177] 以虞待不虞：虞，料想、戒備。料想不到，自然不會戒備，故引伸有戒備之意。全句意指，以有所戒備的心態對付沒有戒備的敵人。

[178] 百戰不殆：殆，危險。全句意指，即使經歷一百次的戰鬥也不會有危險。

〔翻譯〕

孫子說：

用兵的方法：取得勝利而國家保持完整的是高明的，取得勝利而國家遭受破損的是次一等的。取得勝利而軍隊保持完整的是高明的，取得勝利而軍隊遭受破損的是次一等的。取得勝利而旅級單位保持完整的是高明的，取得勝利而旅級單位遭受破損的是次一等的。取得勝利而卒級單位保持完整的是高明的，取得勝利而卒級單位遭受破損的是次一等的。取得勝利而伍級單位保持完整的是高明的，取得勝利而伍級單位遭受破損的是次一等的。因此，將帥作戰一百次獲得一百次的勝利，這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啊；將帥不與敵人作戰卻能取得勝利，這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啊！

所以最上等的用兵策略是使用謀略，其次是使用外交斡旋，其次是動用軍隊作戰，最下等的策略是去攻擊敵人的城池。攻擊城池的方法：準備長櫓與輜輶車等攻城器械，要花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啊；建造距與闔，又要花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啊！將帥在攻城期間因為戰勝不了心中的憤怒，而用蟻附的方式進行攻城；因此損失了三分之一的士卒，而城池仍然沒有攻下的，這是攻城所造成的災難啊！所以善於用兵的人，屈服敵人的軍隊而不使用作戰的手段，拔取敵人的城池而不使用攻城的手段，破滅敵人的國家而不用耗費太久的時間；他一定會使用那能讓自己的力量得以保持完整的策略去爭奪天下，因此他的兵器可以不遭到損傷，而利益得以保持完整，這就是使用謀略做為攻擊手段的方法啊！

用兵的方法：人數十倍於敵人就包圍他，五倍於敵人就直接進攻他，一倍於敵人就再分散他的兵力，人數相當就要能戰勝他，少於敵人就就要能防守他，不如敵人許多就要能暫時避開他。如果用兵依循著這些法則，那麼軍隊人數小於敵人，防守仍能堅固；軍隊人數大於敵人，就能擒獲敵人了啊！

將軍是國家的輔佐啊！將軍輔佐國家越周密，那麼國家就會越強大；將軍輔佐國家有缺失，那麼國家就會越弱小。君主之所以成為軍隊的憂患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不知道軍隊是不可以前進的，卻命令他前進；不知道軍隊是不可以後退的，卻命令他後退，這種情況就叫做羈絆軍隊。第二是，不明白軍中的事務，卻參與軍中的政令，那麼軍隊的軍官與士卒就會困惑了啊！第三是，不知道三軍的任務，卻參與三軍的決策，那麼軍隊的軍官與士卒就會疑慮了啊！軍官與士卒如果既困惑又疑慮，那麼其他諸侯為這個國家帶來災難的日子也就到了啊！這種情況就叫做擾亂自己的軍事去招引敵人前來取勝啊！

因此人們可以知道讓軍隊更有勝算的要素有五個：一、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作戰與什麼時候不可以作戰的，取得勝算。二、知道怎麼使用人數多的軍隊與人數少的軍隊的，取得勝算。三、在上位者與在下位者有共同的想法的，取得勝算。四、以有所戒備的心態去對付沒有戒備的敵人的，取得勝算。五、將帥有能力而君主不加以駕馭的，取得勝算。這五項，是讓自己取得勝算的方法啊！所以在戰爭中，能知道敵人也能知道自己的狀態的，即使作戰一百次也沒有危險；不知道敵人而知道自己的狀態的，一勝一敗；不知道敵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狀態的，每次作戰都一定會有危險啊！